

五十三

我骑着一辆租来的自行车，这盛夏中午，烈日下四十度以上的高温，江陵老城刚翻修的柏油马路都晒得稀软。三国时代的这荆州古城的城门洞里，穿过的风也是热的。一个老太婆躺在竹靠椅上，面前摆了个茶水摊子。她毫无顾忌，敞开洗得稀薄软塌塌的麻布短褂，露出两只空皮囊样干瘪的乳房，闭目养神，由我喝了一瓶捏在手里都发烫的汽水，看也不看我丢下的钱是否够数。一只狗拖着舌头，趴在城门洞口喘息，流着口水。

城外，几块尚未收割的稻田里橙黄的稻谷沉甸甸已经熟透，收割过的田里新插上的晚稻也青绿油亮。路上和田里空无一人，人此时都还在自家屋里歇凉，车辆也几乎见不到。

我骑车在公路中央，路面蒸腾着一股股像火焰一样透明的气浪。我汗流夹背，干脆脱了湿透了的圆领衫，顶在头上遮点太阳。骑快了，汗衫飘扬起来，身边多少有点湿风。

旱地里的棉花开着大朵大朵红的黄的花，挂着一串串白花的全是芝麻。明晃晃的阳光下异常寂静，奇怪的是知了和青蛙都不怎么叫唤。

骑着骑着，短裤也湿透了，紧紧贴在腿上，脱了才好，骑起来该多痛快。我不免想起早年间见过的脱得赤条条车水的农民，晒得乌黑的臂膀搭在水车杠子上，倒也率性而自然。他们见妇人家从田边路过，便唱起淫词小调，并无多少恶意，女人听了只是抿嘴笑笑，唱的人倒也解乏，可不就是这类民歌的来历？这一带正是田间号子“薅草锣鼓”的故乡，不过如今不用水车，改为电动抽水机排灌，再也见不到这类景象。

我知道楚国的故都地面上什么遗迹也不可能看到，无非白跑一趟。不过来回只二十公里，离开江陵之前不去凭吊一番，会是一种遗憾。我把考古站留守的一对年轻夫妇的午睡搅醒了。他们大学毕业才一年多，来这里当了看守，守护这片沉睡在地底下的废墟，还不知等到哪一年才会发掘。也许是新婚的缘故，他们还不曾感到寂寞，非常热情接待了我。这年轻的妻子给我一连倒了两大碗泡了草药解暑的凉茶。刚做丈夫的这小子又领我到一片隆起的土岗子上，指点给我看那一片也已开始收割的稻田，土岗边的高地上也种的棉花和芝麻。

“这纪南城内自秦灭楚之后，”这小子说，“就没有人居住，战国以后的文物这里没有发现，但战国时代的墓葬城内倒发掘过，这城应该建在战国中期。史料上记载，楚怀王之前，已迁都于郢。如果从楚怀王算起，作为楚国的都城，有四百多年了。当然史学界也有人持异议，认为郢不在此地。可是我们是从考古的角度出发，这里农民耕地时已陆续发现了战国时代许多残缺的陶器和青铜器。要是发掘的话，肯定非常可观。”

他手指一个方向，又说：“秦国大将白起拔郢，引的河水淹没了这座都城。这城原先三面是水门，朱河从南门到北门向东流去，东面，就是我们脚下这土墩子，有个海子湖，直通长江。长江当时在荆州城附近，现在已经南迁了将近两公里。前面的纪山，有楚贵族的墓葬。西面八岭山，是历代楚王的墓群，都被盗过了。”

远处，有几道略微起伏的小丘陵，文献上既称之为山，不妨也可。

“这里本是城门楼，”他又指着脚边那一片稻田，“河水泛滥后，泥土堆积至少有十多米厚。”倒也是，从地望来看，借用一下考古学的术语，除了远近农田间断断续续的几条土坎子，就数脚下这块稍高出一些。

“东南部是宫殿，作坊区在北边，西南区还发现过冶炼的遗址。南方地下水位高，遗址的保持不如北边。”

经他这一番指点，我点头称道，算是大致认出了城廓。如果不是这正午刺目的烈日，幽魂都爬出来的话，那夜市必定热闹非凡。

从土坡上下来的时候，他说这就出了都城。城外当年的那海子湖如今成了个小水塘，倒还长满荷叶，一朵朵粉红的荷花出水怒放。三闾大夫屈原被逐出宫门大概就从这土坡下经过，肯定采了这塘里的荷花作为佩带。海子湖还未萎缩成这小水塘之前岸边自然还长满各种香草，他想必用来编成冠冕，在这水乡泽国愤然高歌，才留下了那些千古绝唱。他要不驱出宫门，也许还成就不了这位大诗人。

他之后的李白唐玄宗要不赶出宫廷，没准也成不了诗仙，更不曾有酒后泛舟又下水捞月的传说。他淹死的那地方据说在长江下游的采石矶，那地方现今江水已远远退去，成了一片污染严重的沙洲。连这荆州古城如今都在河床之下，不是十多米高的大堤防护早就成了龙宫。

这之后我又去了湖南，穿过屈原投江自尽的汨罗江，不过没有去洞庭湖畔再追踪他的足迹，原因是我访问过的好几位生态学家都告诉我，这八百里水域如今只剩下地图上的三分之一，他们还冷酷预言，以目前泥沙淤积和围垦的速度，再过二十年这国土上最大的淡水湖也将从地面上消失，且不管地图上如何绘制。

我不知道我童年待过的零陵乡下，我母亲带我躲日本飞机的那农家前的小河，是不是还淹得死小狗？我现今也还看得见那条皮毛湿漉漉扔在沙地上的死狗。我母亲也是淹死的。她当时自告奋勇，响应号召去农场改造思想，值完夜班去河边涮洗，黎明时分，竟淹死在河里，死的时候不到四十岁。我看过她十七岁时的一本纪念册，有她和她那一帮参加救亡运动热血青年的诗文，写得当然没有屈原这么伟大。

她的弟弟也是淹死的，不知是出于少年英雄，还是出于爱国热忱，他投考空军学校，录取的当天兴高彩烈，邀了一伙男孩子去赣江里游泳。他从伸进江中的木筏子上一个猛子扎进急流之中，他的那伙朋友当时正忙于瓜分他脱下的裤子口袋里的零花钱，见出事了便四散逃走。他算是自己找死的，死的时候刚十五周岁，我外婆哭得死去活来。

她的大儿子，也就是我的大舅，没这么爱国，是个纨绔子弟。不过他不玩罗门狗，只好摩登，那时候凡外国来的均属摩登，这词如今则译成现代化。他穿西装打领带，够现代化的，只是那时代还不时兴牛仔裤。玩照相机那年月可是货真价实的摩登，他到处拍照，自己冲洗，又并不想当新闻记者，却照蟋蟀。他拍的斗蟋蟀的照片居然还保留至今，未曾烧掉。可他自己却年纪轻轻死于伤寒，据我母亲说是他病情本来已经好转，贪吃了一碗鸡蛋炒饭发病身亡。他白好摩登，却不懂现代医学。

我外婆是在我母亲死后才死的，同她早逝的子女相比，还算命大，竟然活到她子女之后，死在孤老院里。我恐怕并非楚人的苗裔，却不顾暑热，连楚王的故都都去凭吊一番，更没有

理由不找寻拉住我的手，领我去朝天宫庙曾买过陀螺的我外婆的下落。她的死是听我姑妈说的。我这姑妈未尽天年，如今也死了。我的亲人怎么大都成了死人？我真不知道是我也老了，还是这世界太老？

现今想起，我这外婆真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。她生前就相信鬼神，特别怕下地狱，总指望生前积德，来世好得到好报。她年轻守寡，我外公留下了一笔家产，她身边就总有一批装神弄鬼的人，像苍蝇一样围着她转。他们串通好了，老唆使她破财还愿，叫她夜里到井边去投下银元。其实井底他们先放下了个铁丝筛子，她投下的银元自然都捞进他们的腰包，酒后再传了出来，作为笑料。最后弄得她把房产卖个精光，只带了一包多少年前早已典押给人的田契，同女儿一起过。后来听说农村土地改革，我母亲想了起来，叫她快翻翻箱子，果真从箱子底把那一卷皱巴巴的黄表纸和糊窗户的棉纸找了出来，吓得赶紧塞进炉膛里烧了。

我这外婆脾还极坏，平时和人讲话都像在吵架，同我母亲也不和，要回她老家去的时候说是等她外孙我长大了，中了状元，用小汽车再接她来养老。可她哪里知道，她这外孙不是做官的材料，连京城里的办公室都没坐过，后来也弄到农村种田接受改造去了。这期间，她便死了，死在一个孤老院里。那大混乱的年代，不知她死活，我弟弟假冒革命串联的名议，可以不花钱白坐火车，专门去找过她一趟。问了好几个养老院，说没有这人。人便倒过来问他：是找敬老院还是孤老院？我兄弟又问：这敬老院和孤老院有什么区别？人说得十分严正：敬老院里都是出身成分没有问题历史清白的老人，身分历史有问题或不清不白的才弄到孤老院去。他便给孤老院又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里一个更为严厉的声音问：你是她什么人？打听她做什么？其时，他从学校里出来还没有个领工资吃饭的地方，怕把他的城市户口也弄得吊销了，赶紧把电话扣上。又过了几年，学校里进行军训，机关工厂实行军管，不安分的人都分下来了，刚接受改造从乡下才回城工作的我姑妈，这时来信说，她听说我外婆前两年已经死了。

我终于打听到确有这么个孤老院，在城郊十公里的一个叫桃花村的地方，冒着当头暑日，我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，在这么个不见一棵桃树的木材厂的隔壁，总算找到了挂着个养老院牌子的院落。院里有几幢简易的二层楼房，可没见到一个老人。也许是老人更怕热，都缩在房里歇凉。

我找到一间房门敞开的办公室，一位穿个汗背心的干部腿跷到桌上，靠在藤条椅上，正在关心时事。我问这里是不是当年的孤老院？他放下报纸，说：

“又改回来了，现今没有孤老院，全都叫养老院。”

我没有问是不是还有敬老院，只请他查一查有没有这样一位已经去世了的老人。他倒好说话，没问我要证件，从抽屉里拿出个死亡登记簿，逐年翻查，然后在一页上停住，又问了我一遍死者的姓名。

“性别女？”他问。

“不错，”我肯定说。

他这才把簿子推过来，让我自己辨认。分明是我外婆的姓名，年龄也大致相符。

“已经死了上十年了，”他感叹道。

“可不是，”我答道，又问，“你是不是一直在这里工作？”

他点头称是。我又问他是否记得死者的模样？

“让我想想看，”他仰头枕在椅背上，“是一个矮小单瘦的老太婆？”

我也点点头。可我又想起家中的旧照片上是个挺丰满的老太太。当然也是几十年前照的，在她身边的我那时候还在玩陀螺，之后她可能就不曾再照相。几十年后，人变成什么样都完全可能，恐怕只有骨架子不会变。我母亲的个子就不高，她当然也高不了。

“她说话总吵吵？”

像她这年纪的老太婆说起话来不叫嚷的也少，不过关键是姓名没错。

“她有没有说过她有两个外孙？”我问。

“你就是她外孙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点点头，说：“她好像说过她还有个外孙。”

“有没有说过有一天会来接她的？”

“说过，说过。”

“不过，那时候我也下农村了。”

“文化大革命嘛，”他替我解释。“噢，她这属于正常死亡，”他又补充道。

我没有问那非正常死亡又是怎么个死法，只是问她葬在那里。

“都火化了。我们一律都火化的。别说是养老院里的老人，连我们死了也一样火化。”

“城市人口这么多，没死人的地方，”我替他补完话。又问：“她骨灰还在吗？”

“都处理了。我们这里都是没有亲属的孤寡老人，骨灰都统一处理。”

“有没有个统一的墓地？”

“唔——”他在考虑怎么回答。

该谴责的自然是我不孝的子孙，而不是他，我只能向他道谢。

从院里出来，我蹬上自行车，心想即使有个统一的墓地，将来也不会有考古的价值。可我总算是看望了给我买过陀螺的我死去的外婆了。